

杜詩言志

一
函
八
冊
函

杜詩言志卷三

佚名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閬風入轍跡。曠一作廣原延冥搜。拂天

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
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邱。中夜窟宅改。移因風

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
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
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百祥
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蟇。出見蓋有由。
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
黃虬。飄飄青瑣郎。文彩珊瑚鈎。浩歌淶水曲。清
絕聽者愁。

此詩亦直敘其事而氣味奇譎瓌麗又別一

格因所述者。廵幸榮禮。又兼靈奇怪異之事。故又用此等筆法以傳之。言東山洪濛之氣。乃湯泉之所鬱蒸。故宮殿居於其上。以待翠華之臨幸。每至十月。則樹羽於此矣。夫泉本寒。而爲地中陰火之所焦煮。遂溫煦如湯。而噴薄所至。漲而爲池。嵌於山巖幽阻之地。當至尊入御之時。有如滄海之浴赤日。光氣騰耀於空中。環抱龍樓。霞彩炫目。此神物之所

以感召而起也。彼湯東之靈湫者，乃用壯之龍，中夜挾風雨而來，摧林邱以爲窟宅，望之如瑤池倒影，蒼江屈注，味甘而體滑，斯固幽靈之可怪者。於是乘輿於休沐之暇，御闥風而登曠原，冥搜所過，萬乘拂天，且車旗偃蹇，留連之下，命官致祭，簫鼓蕩而異香浮，鮫人獻綃，曾祝沈牛，於斯時也，天子之光寵，與幽靈之徵應，默相契合，故百祥奔赴，古先莫儔。

於是用壯者潛其壯往之性化爲馴小出謝
恩榮此金墓之所由出見者也至尊旣領其
誠王母亦會其意則幽靈出見之意旣畢可
以復歸於虛無而還其長黃之體矣下四句
奉同郭給事意作結此篇自臨幸說入轉到
冥搜觀水然後用初聞二字倒入用壯擘石
摧林一段純乎史公筆法至於接坡陀金墓
於百祥莫儔之下則是實有其事鋪張幽明

感應之奇理。錢註謂指祿山猪龍等事。則未見其然。蓋少陵之詩。多有隱寓時事者。然必有自然之語脉。一定而不可易。非可強爲附會。此篇則絕無此意。必欲牽摭。則可以不必要矣。

醉歌行

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驂作駒已汗血。驚

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直掃千
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
楊葉眞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
事會見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
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渚蒲芽白水荇青
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
雙玉瓶眾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
聲躑躅涕淚零

此詩因送勤落第歸而自傷其遲暮也。才質不足。雖不第不足悲。才質雖足而年尙富亦不必悲。以其猶有待也。此暫蹶者之未失而偶擢者之非難。尙可爲咳唾皆珠者解也。獨至於髮已白矣而仍然貧賤。躑躅於春光淡拖之間。與少年懷才不第者握別。其苦當何似耶。此所以酒盡客醉而已。獨惺然淚零也。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卽騎馬歸頗遭官
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賴有蘇司業時
時與酒錢

鄭虔三絕親見許於玄宗而不免於貧賤者
以一時之權奸小人交嫉之也少陵懷才不
遇急引爲同調故得錢卽沽酒以相覓以酒
之外別無可以遣此襟期者以是牢騷益甚
卽潦倒益深官長之罵有自來矣彼官長者

卽嫉之者之與黨也。夫孰從而憐之哉。惟有
蘇司業者。當世之有心人也。默默中爲之飲
恨。然又不能振而拔之。以出於風塵之外。又
不可附而和之。以涉於親比之嫌。惟有時時
贈以酒錢。使得寬其懷抱。不至抑鬱以速死。
若司業者。固少陵之所感刻於中。不啻身被
其德。而作此以美之。且使之益因以爲勸。而
施之不倦也。此少陵之所爲關切友誼者深。

且至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
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
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
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
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
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

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天寶時事李林甫擅權於前楊國忠怙寵於
後明皇深居宴溺真滿朝昏亂禍亂將作正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太白放還之後繼之以
巢父謝病而歸一以潔清自處不屑與惡人
同朝一以全身遠害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
乃君子明哲保身高蹈遠引之正義非爲塵
視富貴而欲苟從赤松子遊也此詩痛發此

旨故開口說巢父之去乃出於憤時疾俗之
誠剛斷果決毅然不復返顧設使少有遲留
便有若將挽焉之意此起句巢父掉頭不肯
住七字便爲形容殆盡也然後承之曰去當
安往耶亦不過東將入海隨烟霧耳於是生
平功名竹帛之志不復措意所可長留於天
地之間者惟此詩卷而已其所弋取者豈復
論茅土珪爵哉拂釣竿於珊瑚之海樹而已

其所以然者蓋其心寧欲與深山大澤之龍蛇共遠而必不屑與當道之豺狼同居寧欲與春寒野陰之暮景同風必不屑與噂沓之豪華同其聲燄是以虛無之中若有廻雲車而指點其歸路者此君身自有之仙骨明於去就豈世人所得知其故哉夫巢父掉頭之時去志已決而不知者尙欲苦死留之以爲惜君也夫其惜之之意不過謂富貴不可捨

去不知巢父之視此富貴曾不若草頭之露
不足以當一瞬故惟有定靜之識如蔡侯者
乃爲知君惜君而意猶有餘於知君惜君之
外者則清夜置酒以送其行耳然此離席也
非一主一客之所能盡歡且能盡悉其情事
而其知其故者非少陵而誰故以少陵爲前
席高山流水鍾期旣遇賞音之餘月照離筵
無復他語惟望時寄一書以慰故人但我三

人之中將繼君而起者少陵尙在未定之天而三人之外有先君而行者李白爲得先幾之哲故我本欲望君之寄書反先欲煩君之寄問今江東有白先在於彼君此往也寧不急與相見耶讀此詩須看巢父是一個掉頭不住人李白是一個先蒙放還人少陵是一個流連不忍去人蔡侯是一個靜觀自得人真一片光明錦繡可愛之極也